

種一第書叢小喊吶

著 盾 茅



ALB
5265
420
2

炮
火
的
洗
禮

種六第書叢小火烽

著 盾 茅



3 2173 0898 4

站上各自的崗位·····	一
寫於神聖的炮聲中·····	三
街頭一瞥·····	五
炮火的洗禮·····	八
今年的「九·一八」·····	一〇
光餅·····	一二
內地現狀的一鱗一爪·····	一四
三件事·····	一六
「孤島」見聞·····	一八
還不夠「非常」·····	二二
憶錢亦有先左·····	二四
「戰時如平時」解·····	二六

記兩大事

二八

非常時期

三〇

追記一頁

四三

站上各自的崗位（吶喊創刊獻詞）

大時代已經到了。民族解放的神聖的戰爭要求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貢獻他的力量。在這時候，需要熱血，但也需要沈着；在必要的時候，人人要有拿起槍來的決心。但在尚未至此必要時，人人應當從容不慌不迫，站在各自的崗位上，做他應做的而且能做的工作。

我們一向從事於文化工作，在民族總動員的今日，我們應做的事也還是離不了文化，——不過是和民族獨立自由的神聖戰爭緊緊地配合起來的文化工作；我們的武器是一枝筆，我們用我們的筆曾經畫過民族戰士的英姿，也曾經描下漢奸們的醜臉譜，也曾經喊出了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同胞的憤怒，也曾經申訴着四萬萬同胞保衛祖國的決心和急不可待的熱忱，而且，也曾經對日本軍閥壓迫下的日本勞苦大眾申說了他們所應做的事，寄與了兄弟般的同情。

這都是我們所曾經做的，我們今後仍將如此做。我們的能力有限，我們不敢說我們能夠做得好，但我們相信我們工作的方向沒有錯誤！

中華民族開始怒吼了！中華民族的每一兒女趕快從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崗位罷！向前看！這有砲火，有血，有苦痛，有人類燬滅人類的悲劇；但在這砲火，這血，這苦痛，這悲劇之中，就

有光明和快樂產生，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

只有爭取獨立自由的中國，纔能保障東亞的乃至世界的和平。同胞們！認識我們的光榮偉大的使命！被壓迫的日本勞苦大眾和被驅逐到戰場來的日本士兵們也請認識了你們的地位，堅決地負起你們自己解放的任務，讓亞洲兩大民族達到真正的共存共榮！

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們要用血淋淋的奮鬥來爭取光榮的和平！同胞們，站上各自的崗位，向前警戒！一百二十分的堅決，一百二十分的謹慎！

（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夜於隆隆炮聲中）

寫於神聖的炮聲中

我讀過小泉八雲的著作，我覺得日本和日本人有很多可愛之處。

我在日本住過半年，我對於日本民衆的勤奮耐苦，有組織，守秩序，更是由衷地讚美；但我也看清了日本的統治階級怎樣用軍國主義教育麻醉毒害那些善良的日本民衆，並且爲了準備他們侵略的武力又怎樣壓迫榨取那些良善的日本民衆，我於是更加憎恨帝國主義的日本及其統治階層！

在上海虹口公園，我曾經默坐着看幾個日本兒童堆沙遊戲。他們那活潑天真的動作，使我愉快；但當我看見了他們堆的沙乃是一具坦克車的模型而且把一根小棒插在上面作爲砲身的時候，我就厭惡這些日本兒童，但也可憐這些天真的可是已被日本統治階級的軍國主義教育所毒害的日本兒童！

我是一個所謂文化人，我知道文化的發榮滋長，需要和平的環境，但更需要獨立自由的精神。個人從事文化事業時固然如此，一個民族發揮其才智對世界文化作貢獻時，也是如此。因此我憎恨戰爭，也憎恨強制政治和侵略的帝國主義。但是爲了爭取獨立自由，我無條件地擁護個人對環境的民衆對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國民族現在被迫得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的戰爭，我覺得是無上的光榮。

現在半個中國已經響澈了砲聲。這就是中國民族求獨立自由的偉大的怒吼！我們願意流盡最後一滴血，但我們所得的代價將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和中國民族的解放自由！只有漢奸以及日本一樣的帝國主義國家才反對這正在展開的神聖偉大的戰爭！

在今日，大砲的吼聲就是中國民族要求獨立自由的最具體的表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喪鐘，但也是被壓迫被麻醉被驅遣來中國作戰的日本民衆和士兵的警鐘！我們的戰爭負荷着解放自己和促進日本民衆掉轉槍口以自求解放的雙重使命！這兩個使命達到了其一時，其又一也必定完成！我以幸生於今世，作爲我們民族走上神聖的歷史階段時微末的一份子，而且將與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日本民衆站在同一戰線上，引爲莫大的光榮！

（八月十八日晨）

街頭一瞥

市商會通告各商店即日開市。

哦，開市了。然而南京路以及其他各路却活現着一付蹙蹙的「市容」。大多數商店的大玻璃櫥窗，平常是爭奇鬥豔的，此時却都釘上了毛胚白木板，咳，甚至還用了雜色的，不知從什麼地方拆下來的舊料，好像一些披着麻布袋的叫化子。

究竟四大公司以及其他頭等商號還識體，沒有捐上那個粗的「麻布袋」，只不過少開了幾個門。

幹麼要釘上那些木板呢？有人告訴我：防流彈。然而當真來了流彈的話，我很擔心那些薄脆木板未必能擋得住。

又有一說：恐防難民搶劫。這話也許道着了釘木板者的心理。可是我一聽這話，忍不住打了個冷噤。難道那些自慶托庇於「安全地帶」的商人竟能設想到我們的遭難的同胞會如此糊塗？

我憎恨這樣的釘木板的動機！

然而釘木板的傳染病却在蔓延，甚至一家小小的理髮舖也不三不四擰着幾根木條子。

「改組，地方自治，工部局，各日報，都已經再三警告市民們：切莫聚集在街頭，飛機。然而各馬路旁依然擠滿了看熱鬧心理的游手好閒之徒。

是的，我要直呼他們是游手好閒之徒。從他們那無目的的手上，從他們那瞎瞎哈哈的嘴脣上，從他們那看跑馬似的望着敵人的高射炮的煙圈的神情中，我要直斥他們是游手好閒之徒。然而他們也是我們的同胞呢，我想着真難過。

突然他們又都紛紛亂竄了，像一羣受了驚的麻雀。誰也不知道為什麼。跑了一陣又立定了，像又像散兵線似的佔領了人行道。剛才為什麼亂跑，已經忘記了，好像剛才跑得那麼慌張，並不是他們自家。

然而有時候他們跑的原因却也容易明白：那是因為實在擁擠得過份了，有巡捕在旁攔着木柵來了。

一輛黑牌汽車噠噠地駛過，啊，一塊銅板護在車頂上，四角用繩繫住。只是普通的藍繩，鎖匙這樣的裝置是急就章。「一定是什麼辦大事的人坐着到前綫去的罷？」——我這麼想。想從那車背後望一下，看得清清楚楚，車中是兩位女同胞，燙得極講究的頭髮，頰上胭脂，其色火黃，面烏黑閃光，車身也絲毫沒有風塵之狀。

啊啊！漂亮的太太，小姐您既然怕吃流彈，何不「無事家中靜坐」啊！

這是在蘇州在蘇州的汽車裏的女同胞，大概說想那所謂「市面」，若要不是荒涼若墳墓，就一定是紛亂驚慌如失火之戰場罷？可是我已經親眼見了不是這樣。「市面」自然冷靜些，但街上並沒有那麼多看飛機大戰的閒人，你也許感到悲涼，但更多的珍珠是鎮靜嚴肅！有一位今天到上海的朋友說：「在蘇州路上，感不到戰時的氣氛；在南京路上，感到確是不平常了，但又不像戰時應有的氣氛；只有在所謂界內，這才有了正當的戰時景象。」這話，值得我們想一想。

滬東大火兩日兩夜，戰士們出生入死，喋血市街；然而在蘇州河以南的特一區特二區的中國同胞們，大多數又是那樣。我們怎能禁得住不傷心，然而失望麼？決不！這只使我們更認清了一點：民衆的組織和教育工作實在不夠，非趕快努力不可！

生聚長養，啼笑歌哭於特區的一般市民，在性格上大概也有點特罷？但願慢天的炮火能夠燒掉這「特」，然而鍛鍊出當此大時代中做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胆識氣魄！

炮火的洗禮

我遇到了許多的眼睛，都異樣地睜得很大：

這裏雖然有悲痛，但也有鋼鐵似的冷光；有忿怒，但也有成仁取義的聖哲的堅強；有憎恨，有焦灼，然而也有「余及汝偕亡」的激昂。

這都是十天的惡戰，三日夜滬東區的大火，在中國兒女的靈魂上留着的烙印，在醞釀，在鍛鍊，在淨化而產生一個至大至剛，認定目標，不計成敗，——配擔當這大時代的使命的氣魄！

惋惜着悲痛着滬東區的精華付之一炬，不錯，那邊有我們同胞血汗的結晶，有我們民族工業的堡壘，我們不能不悲痛。但是敵人的一把火燒得了我們的廬舍和廠房，都燒不了我們舉國一致的抗戰的力量，敵人這一把火，將我們萬萬千顆心鎔成一個至大無比的鐵心了！

不錯，那邊有我們同胞血汗的結晶，有我們民族工業的堡壘，然而那邊也正是敵人的巢，也正是敵人經濟侵略的綳角，三日三夜的赤燄是敵人的毒火，然而也是我們出地獄升天堂的淨火！在砲火的洗禮中，中國民族就再生了！讓不斷的砲火洗淨了我們民族數千年來專制政治下所造成的缺點，也讓不斷的砲火洗淨了我們民族百年來所受帝國主義的侮辱。

古老的偉大的中華民族，需要在砲火裏洗一個澡！

大砲對大砲，飛機對飛機，我們有我們抵抗侵略的爪，抵抗侵略的牙！尤其因為我們有砲火鍛鍊出來的決心和氣魄！

四萬萬人堅決地沉著地接受砲火的洗禮了！四萬萬人的熱血在寫出東亞歷史最偉大的一頁了！無所謂悲觀或樂觀，無所謂沮喪或痛快，我們以殉道者的精神，負起我們應負的十字架！

（八月念三日）

今年的「九一八」

又是「九一八」到了。但今年的「九一八」和以往的五個「九一八」大大地不同，今年，全國已經燃起了爭自由的烽火！

今天我在救亡日報上讀到了趙銘綱的「悼同學閻海文」。八月十七那天，我們三架飛機去轟炸敵人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一二八」以後敵人苦心經營聳立在江灣路上那個堡壘，冒着敵人高射砲密密集射擊，我們三位飛將軍投彈轟炸，不幸有一架中了敵彈，機中的勇士使用降落傘跳落，然而不幸落下的地點正在敵軍陣地，敵軍擁擁而前，將加俘獲，可是我們的勇士拔槍大呼，連射殺了十餘敵軍，留下最後一彈，打進自己的頭顱。這位勇士是誰？便是閻海文！

他是遼寧人，他自「九一八」以後了整整六年的氣，今年始得一吐他的神勇，震破了敵胆，他的壯烈的犧牲為我民族平添了萬倍的光榮。

他是東北人，我又讀過軍政機關發表的我空軍擊落敵機的統計，其中不少東北的英雄。我又想起了「九一八」那時因無抵抗而失陷的東北空軍，但六年後的今日，請看我們的空軍報仇報恨，在南口，在平綏，在大同，在馬廠，在綏遠，在楊行，在興隆，中華民國戰士的英勇壯烈已經震驚了全世界。

千無名英雄的血，在滋養着民族自由之花。六年的光陰畢竟沒有白過。六年來我們的武力有了長足的進行。

但是在民衆組織民衆訓練上，六年的光陰却過得沒有滿意的代價。漢奸多如毛，一般民衆差不多談虎色變了，而前方浴血的將士也感到民衆與軍隊缺乏聯系，削弱了軍隊抗戰的力量。

惟有持久戰可以制勝敵人，惟有把民衆嚴密組織加緊訓練然後可以持久戰。這是沒有人懷疑的人問題，只在有沒有決心去做。

現在急起直追，也還不遲。雖然六年的工作已經錯過了。希望今年的「九一八」將是一個嶄新的「九一八」。從此毫不因循遲疑地來組織民衆，訂定切實有效的方案，不事外表，不關門，力求民主化。從此使得全國民衆在嚴密的組織下，在統一的指揮下，擔負起救亡的任務，做軍事的後方罷。國恥的「九一八」將永遠過去了，從今以後的「九一八」就是民族自由解放紀念碑的「九一八」。

光餅

今年「九一八」紀念，提倡吃光餅，提倡的用意在以示與士卒共甘苦。所謂光餅，據說是依照明朝戚繼光的戚繼光將軍所發明的軍糧而加以改製的，現在前綫戰士們的乾糧，主要的也是這種改良的光餅。

此種改良的光餅，也許始於此次滬戰罷，然而我也聽了今年暑期的集訓學生說，他們在營時也喫過叫作光餅的乾糧，很大，喫下去不能耐飢。我們家鄉也有一種小小的甜餅，頗鬆脆，幼時見賣此餅者，其價實之如一串錢。這也叫作光餅，而且記得也像與戚繼光有關，因為明末倭賊侵擾，我們家鄉也受其害。此三種光餅是否為一物，那可不知道了。

但我想起另一件事。前時敵軍被困於羅店，頑抗多日，民衆初以為「圍」者乃四面不通風之謂也，懷疑這些鬼子們何以不會糧盡，何以那樣經得起餓。有人以為日本人科學高明，一定發明了一種體積小而營養分極足的乾糧，所以羅店被圍之敵居然拖得下去。自然，體積極小，而營養分極足的乾糧，不是不可能，但價值一定很大，日本軍士雖屬足衣足食，但未必有病入用的食品來作乾糧，且能支持到十多天罷。至於又廉價又耐飢而富於營養的乾糧，則日本人雖自翊科學發達，恐怕還沒辦

化弱進步自地，但不曾急的，當時我們民衆却頗駭然於羅店被圍，日軍之竟能久守了。

後來方知道圍缺一面，小川沙方面至羅店有一孔道，未爲我軍截斷，羅店圍中的日軍之喫呀喝呀，都是源源由江中日艦而來，毫無神奇可言，而此一孔道之仍被私通，又全仗江中數十條日艦大砲之威力。呀！原來仍不過仗着炮多，且又不怕浪費彈藥而已。這是小事，然而就當時民衆之疑猜而且造作神話似的解釋而觀，亦可見漢奸倒戈養備散既久且廣，而「恐日病」似乎隨時隨地會小小發作一下。

（九月十七日）

內地現狀的一鱗一爪

近來常常接到內地的來信了，信中所言，其實也只是這個非常時代的一些平凡的瑣事，但因不是一地一人所寄的信，倒也藉此可見內地的一般情形。

消息隔膜，是許多來信中一致訴苦的。「此間謠言甚多，到底上哪打聽怎樣？」——這是照例每信的開場白。他們或者有當地報紙可看，或者雖然慢些也可以看到上海報或南京報，乃至每天的中央電台廣播報告也可以聽到，然而他們總覺得未明真相；他們不大相信報紙和廣播報告，因為當地的謠言和他們的經驗了。至於一般民衆，則更相信謠言，往往自驚自擾。

在消息隔膜的許多年，自然也有不少誤解的傳聞，例如「中央在政治方面有什麼行動」，「最近動員時局有沒有具體的方針」，我們覺得這些工作總不到領導——他們問當地的抗敵後援會，問黨部，總得不到具體的答覆，他們以為生計困難的人一定比他們知道得多些。

這些來信也講到當地的情形，——自然只是些平凡瑣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距不過五六十里的兩個地方，空氣會很不相同；說是後方呢，同是後方，然而二則充滿了戰時的緊張和嚴肅，又一則反而倒過來着「太平」時節的鬆弛麻木。

舉個例罷，A地是鐵路沿線的一個市鎮，敵人的飛機天天飛過，也投過炸彈，於是富戶相率避難到四鄰。A地少了這班善於驚擾，而且是一「地方柱石」的人們，秩序倒好起來了，不能逃不想逃的人們鎮靜地來工作，——掘防空壕，清查漢奸，雖然是小規模，總之在做着。

B地離A地不過五六十里，在普通地圖上倘便有這兩個地名，那也只是相並在一處的兩個黑點罷了，然而因為B地不通鐵路，也沒公路，敵人的飛機還不會在頭頂上飛過，自然更不會下過蛋，因此被四鄰地方（A地也在內）的富戶認為「安樂鄉」。地方上多了大批有錢的難民，市面立即熱鬧起來，熙熙太平景象，甚至向來不大興隆的娛樂場所也臨時發展了。

一個朋友的信上說：「此地除了商會會議怎樣擁護認購救國公債，簡直看不見一點戰事景象。」然而B地實在也位在國防邊綫上，遲早不免受砲火的威脅。因此在那邊的謠言又是一種：早先是說英美將出面調和，現在則因國聯已經開會，就又想到了「一二八」時的國聯調查團了。這是該地幸而尚未逃難以及逃難到該地的富戶們的「私願」的反映。

民衆總動員這句話，目前實在尚未辦到，甚至可說還沒有開始；在這方面，也說明了加強民衆運動之如何迫切了。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

三件事

好多天以前，有一位住在內地的朋友寫信來告訴我一件奇事：說是有一架敵人的飛機因機件發生障礙，被迫降落在南豐鄉野，敵機師正在修理，却被鄉下人見了，圍前近觀，敵機師搖手令退，鄉下人於是奔告警察，警察來了，警察是有槍的，却不敢放，也不敢近前，終於讓敵機修好，從容飛了去。

這件事確實與否，我不知道，然而我想來是可能的。這叫人生氣！

隨後我又在抵抗十二期莊重遠先生的通訊經過太原裏看到更為驚人的奇事：「某日，有一敵機被山炮打中，飛出十數里即行降落，村人向未見過飛機，爭先爭視，最初敵人不許，嗣後敵人將機身修理妥當，乘上飛機時，機身不動，乃勒令村人爲之推轉，直至飛行而後止。」

這件事，真叫人看了啼笑皆非了。

但最近的申報上却也載着一個消息：「昨晨（九月二十七日）十時四十五分，有敵轟炸機一架，飛至滬杭路綫，於硤石王店兩站間偵察，因機件發生障礙，被迫降落在硤石約六哩之大殿廟鄉間，傷駛員等三人，正在設法修理時，被我鄉民發現，糾衆前往，敵遂拔槍向衆亂射，鄉衆以手無寸鐵，即四散馳報我駐軍，返時，駕駛員等三人已逃逸，現正搜緝中，至該機尚屬完好，發動機上有『十四』兩

字樣，機身留有炸彈所破，機內有機槍兩挺及降落傘一具，上有『折衷證〇二〇八』等字樣，現已由駐軍看管云。」

這件事，才是戰時應有的常態！

（二十六年十月一日）

「孤島」見聞

砲聲離開上海更加遠了，上海逐漸淪陷爲「孤島」，報紙上的社論早已只好談談「國際形勢」或如何救濟難民了，最近刊連「敵軍」的「敵」字也改爲「日」字，（差幸「我軍」二字尚未變「華軍」）——這想來是松井揚言公共租界當局若不如如何，彼便要如何如何以後，租界當局「要求」「華人各界」與之合作，「俾減少租界當局處境之困難」，而「華人各界亦深爲瞭解」「自動抑折」之一端。倘以「春秋之義」而言，則雖一字之微，委實「妥協」不得，可是我見過若干內地半官報紙滿幅「寇」字「賊」字「囚」字，可謂極盡文字討伐之能事，但既拜讀社論，不覺駭然（只好說是社論作者無意中爲漢奸理論所蒙蔽罷）所以對於現今「孤島」上報人之委曲求全，我們倒是不願苛責，現在大可不必過分咬文嚼字了。

我覺得大部分的上海市民是「實際主義者」，砲聲雖然遠了，他們對於戰事的消息依然是很關心的，但是報紙上的消息不能使他們滿足，「都靠不住」——這是大多數人對於報上消息的「感想」。所謂「靠不住」，又各有其所見，一爲「積極派」則謂消息在「日方」控制之下，凡有對於我方的消息自然不能公開，又一爲「消極派」則謂中國報紙還在「打腫了臉充胖子」，「某地早已失

守，尙言「在堅守中」，蘇、嘉湖一帶明明早已陷落，偏偏說「游擊隊到處活動」——這滑稽的一派再進一步就是漢奸。

報紙既失了信仰，於是「謠言」就多起來，滬西郊外深夜的槍炮聲，證明了游擊隊的活動不是「神話」了，街頭巷尾——特別是小英場上，就三五兩兩交談着「又擊過幾次，有人用步槍打敵，敵在誇張這「消息」，也有人指著清敵的殘骸在傾吐，——都是化了不少的路費，把「敵」——「匪」逃到「租界」來，並「幸而」在「越界鐵路」區，被會屋住下的小有產者。這一天，人跡罕至，可憐，「八一三」以後他們由了躲避戰事而逃往內地，不料內地既爲戰區，上海倒還有炮火臨外的地方，於是他們再逃回上海，他們以爲這次「中國兵」現已敗下去了，決沒有「再來」的本事，然而他們這「以爲」又被游擊隊的傳說的動搖，他們的「戰爭觀」很特別，「既然要打，就不要退，既然退了，又何必再來，關北南市都已經燒光了，再來奪了去，有什麼用？」也有許多很幼稚的謠言，十二月三四日忽然盛傳「松井被活捉」了，據說這位敵軍總司令帶同五架飛機到南京上空偵察，但事前有一「奸」報告，我方於是就有我們的飛機四十架升空佈好天羅，將五架敵機迫使降落，而松井被活捉了。

關於我方空軍，在江陰附近轟炸敵機的事，「孤島」上也有種種的傳說，或謂飛機二百架去轟炸，或謂空軍編敢死隊十五架，人機俱作壯烈犧牲，而此十五架飛機則爲擊落之敵機修配而得，以敵

人之機炸沉敵人之軍艦，不但「天道好還」而且非常上算云云。

和活捉「松井」同時又有四大公司發售「勝利預測券」的傳聞。這不知從那裏來的謠言，頃刻佈滿了全市，所謂「勝利預測券」者，票面一元，如果在一月之內中國軍隊打回上海就照票面十五倍（或云廿倍）賠償，否則「拉倒」，愛國而兼發財，本來最合上海一般市民的「理想」，所以頃刻之間就人人相告語了，但是有人打電話到四大公司去問，回答是並無此事。

我不願意作苛刻的批評。我知道，即使是最幼稚的謠言，發始者和傳述者都激於愛國的熱情。但是，看到許多人對於「活捉松井」一說之起勁，我不能不想到我們高喊「長期抗戰」雖已四月之久，而長期抗戰之意義許多人實在尚未瞭解。最近我在某處住，這裏是自由職業者的公寓，「章程」上如此說：「寓客都是萍水相逢，但知識水準都相差不多，在閱報室裏每有多人開談國事，因為各種職業各省市籍貫的人都有，所以談話內容極其豐富，他們是了解「長期抗戰」的意義的，但是各人述說了各人所見所聞的可嘆可恨可惡的種種事實以後，一層陰影就掩上他們的心頭了。有一位五十左右的熟婦人慨然說：「貪官污吏不除，土豪劣紳不除，沒有法子再振作士氣，激厲民心。」

這位可敬的先公是明白如何開始長期抗戰的，然而他是悲觀論者，他覺得中國這樣「大」「重」污土劣又這樣多，而且又是這樣互以對黨關係牽連結托，所以要「辦」要「除」實在也沒有辦法。敵軍遊行公共租界那天，這位先生從外歸來時就氣憤憤說：「看熱鬧的人還是那麼多」一個

人也不出去，讓他們走過，示威給水門打，這才使中國還有救呢！然而那麼多人擠在那裏看，當作看大出喪，如此民族性，中國只好亡國了！宣傳有部，組織訓練有會，到底幹些什麼？

我不能不說這位先生對於有些事情倒底還未免不明了了。他不知道宣傳公式化，組織訓練具文化，由來已非一朝一夕了。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二月的上海，已經是一個孤島了。一個月以前姓名常見於各報的要人名士都已經走了，從十一月二十日起，報上就不見那些煌煌的名字了，但十二月里，報紙的角落裏又見過一二次，則是報道他們已經到了香港，「或將赴漢口，或將轉道廣西入滇或入蜀。」

但是「孤島」上並非僅有一「謠言」，還有逃難至上主義的小有產者，僅有憤慨而悲觀的那位先生之流的士紳，亦並非僅有「大滬市政府」的羣醜，並非僅有日本人在耀武揚威，「孤島」上的小里小弄街口也還有壁報，藍色鋼筆稅印，開頭是緊要時事，次為短評，又次為隨筆之類的東西。我覺得一個月以前倒沒有那麼多的壁報，而且也不記得壁報前總見有人在讀，像現在那樣。這也可說是合於「壁報」一語，有人委棄了「孤島」，也有人在做賭地工作，反倒少了牽掣。壁報僅其表現之一端罷。

還不夠「非常」

如果後一代的人，讀我們現在這「非常時期」的各種刊物，他們猜想我們在此時此地的生活狀況，我敢預言他們猜的一定不能夠恰好。他們猜想我們的生活一定比我們現在真其經驗的還要「非常」些；他們或許猜想到我們這兒每一後方的抗戰重心，天天充滿了熱烈緊張，大街上時時有準備武裝的民衆嚴肅而激昂地列隊而過，城市的每一角落時時有小隊的人在宣傳組織，那市依然熱鬧，然而是一「非常時期」的熱鬧，不是太平景象。

如果單看了我們現在的名種刊物，誰也要有這樣的猜想，但實際上，我們現在的生活還不夠「非常」，這是值得我們痛自反省的！

另一方面，如果後一代的人讀我們現在這「非常時期」的各種刊物，他們猜想我們大多數民衆在這時期所受的苦難，我又敢預言他們猜的一定又不能恰好。我們並沒有把前方後方大多數民衆在這次抗戰中所受的直接間接的痛苦，很正確很充分地加以紀錄。北方南方遭受兵火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出一段血淚史——敵人的兇暴，我們的無組織，貪污土劣的借戰事加緊剝削——然而我們的文藝截至今日為止尚沒有充分的有力反映，這又值得我們文藝工作者痛自策勵的！

還不夠「非常」！這是我從八一三以後，從旅行到過長沙漢口重慶而今又到了廣州以後，時時在念的痛感！但時代是一天天更加殘酷「非常」了，讓我們的生活和工作趕快更加「非常」起來罷！

（二月五日於廣州）

憶錢亦石先生

記得是去年九月二十左右，錢亦石先生約我到上海西藏路的一個旅館內，和二十多位相識的或不相識的朋友談話。那時錢先生正受了張發奎將軍的委任，組織戰地服務團，將是嘉湖一帶工作，那二十多位朋友就是錢先生邀集去工作的同伴；又因我是嘉興人，所以叫我去和他們談談嘉湖一帶的風土人情，給他們工作的一種參考。

這是我與錢先生一生交誼中最後的一面。然而那時誰也不會想到這竟是最後一次了。錢先生生前，宛然在我眼前：不怎麼高，然而石竇塔似的凝重；方臉，闊而高的眉稜，眼神和嘴巴雖不笑時亦偶然使人親愛，口音沉著，略帶些湖北腔，我未嘗見過他疾言厲色，然而何不快不慢，鎮定而有條理的談吐，無時不給人以嚴肅之感。這是身經困阨而愈磨煉愈堅貞的象徵。他今年不過四十多歲罷，像他那樣的人，熱血而又沉著，不論從那一點看，都不像是沒有「壽」的。他那晚送我出那旅館時，我還對他說：「不久我亦要到家鄉走走，我們在嘉興再見。」我那時那裏料得到未及一月我即歸家無路，而錢先生亦因染恙赴滬就醫了！尤其不料的是此時我在長沙竟聽得了錢先生一病不起的噩耗！民族的危機到了嚴重關頭，民族需要像錢先生那樣有過無數鬥爭經驗而且從鬥爭中獲得生

錢先生與堅強品性的工作者，隨著抗戰的開展，我們已經看見無數新的年青的戰士，然而我們依然覺得錢先生之死是救亡工作中一個並不小的損失。

錢先生是十月底到上海就醫的。那時金山衛尚未失守。上月初，我過廣州，還聽得那邊的朋友說：錢先生快要來粵，轉赴浙東前線。大概那時錢先生的病情曾有一度起色罷？所以現在讀了報上的噩音，我覺得不大願於置信似的。我知道錢先生雖在病中，一定不忘祖國的危難，一定是看報的；我們猜想得到，病中的錢先生是如何的憂憤而焦灼。十一月中旬以後，敵人封鎖消息，上海各報的記載，備受無理的干涉，病中的錢先生看了一定又是如何的憤恨。錢先生患的是痢疾，痢疾何至於不起，然而竟告不治，這不能不說是錢先生病中的心情悵憤，與亦有關係。他雖死於病，但推本求源，也可以說是死於敵人之手的。

我不知道錢先生臨死之時有何遺言，但我相信他最後的一念一定是救亡工作的未來，我又相信他一定也因敵人封鎖消息而不得瞭解我們全國同胞之如何再接再厲與暴敵拚死命而感得沉悶，爾留之頃他一定不大放心罷？但是我們敢告錢先生的英靈：你放心罷！抗戰到底，是既定的國策，萬萬千千的後死者踏著無數先烈的血蹟在前進，不把敵人驅逐出去是決不罷手的；你可以放心了！

「戰時如平時」解

自然是兩個半月以前了。那時市上的報紙，第一版上雖然刊登着戰場我軍退出關北固守滬西的大字，街頭是熱鬧的，大商店裏，女如雲，街頭又是安靜的，對對的情侶，站在洋貨店窗櫺前，品題那陳列着貴得可以的洋貨。旅館裏，這燈，這室，這日，這夜，一對對如鴛鴦，同美香，味如蜜的瓦斯，呵呵，那時一切都如平時。只有警察來了，時滿街行人亂竄，才有點戰時的味兒。不知在那個街角上，看見一條標語：「戰時如平時」，我吟味着這一句用意深涵的句子，然而現實告訴我：什麼都是平時，只有逃警報才是戰時！

這回是再來了，旅館的房間內貼着一張紙，「現奉政府明令，在此國難期間，各旅社應嚴禁三項：（一）打牌，（二）叫局，（三）鴉片。」哦，到底「平時」不過的場所也來了戰時。街頭呢，自然亦有女如雲，但首都移此的新開張的市招，特別是一家叫做「流亡小商店」者，點綴其間，頗有點火藥味兒。自個兒心裏說：「呵呵，這回是戰時，與平時攜了手，所謂戰時如平時，將毋同此？」

然而人是不大能知足的。總之，反侵略大會宣傳過的日子，以爲看見揚旗喊口號的隊伍在街上走，看見街頭時有演講隊，我以為這樣的「戰時」氣氛大概也是與平時攜了手的，可是後來

我才知道想錯了，因為那是宣傳週。有一家古都移此的點心店，門庭如市，進去了沒有座頭，就站在那裏等，四圍的顧客們且吃且談，揚揚如平時。然而也不能全如平時，因為時時聽得有一得趕快跑呀，別再像那次從首都撤退！——這樣的插句。這又是十足的戰時了，但和「戰時如平時」這句話總象不大對勁似的。

我想：戰時與平時的銜合而為非常時，大概不是這樣的罷？這大概不在起居飲食上表顯其為平時的罷？這大概指市民的生活心情緊張激厲如戰時而沉著鎮定如平時罷？如果是這樣的意思，我要不客氣地說：我們還不夠非常呢！

記兩大學

忽然在報上看到了敵機轟炸國立湖南大學和清華大學長沙分校的消息，十分驚心，又十分憤怒。

這兩校都是在嶺麓山的，與長沙市僅隔湘江一衣帶水。清華的長沙分校是農科，動工建築在抗戰以前，去年十月我到長沙，曾在嶺麓山高處俯瞰這校舍的全景，那時尚未完工，聽說正在日夜趕築，現在大概已經完工了罷，然而作為臨時大學的一分子的清華學生却已西遷昆明，嶺麓山腳的巍巍新屋大概是暫時空起來了，可是終於也逃不過這意摧殘我們的文化機關的敵人的魔手。

湖南大學以前是湖南境內的最高學府，在今日，因為臨時大學西遷，湖大仍是湖南境內最高的學府；今春敵機屢襲長沙以後，湖大是西遷了，但湖大依然在原地開學，且已為流亡青年在華中所能得唯一的一轉學借讀之所。兩個月前，黃河陣線頗覺吃緊的時候，聽說湖大當局準備於萬一之際，遷往湘西，現在前線反攻勝利，方幸湖大可以始終不動，屹然為華中唯一學府，給東南戰區裏流亡出來的青年就近得一求學的機會，却不料敵人摧殘文化的魔手始終不肯將它放過！

嶺麓山是長沙近郊一名勝，山上除了兩大學外，惟有農舍，惟有墳園和廟宇，所以敵機的轟炸無

非是蓄意摧殘我們的文化機關罷了。

中國的民衆將永遠不忘記這新添的血債！

非常時期

一 十月五日的上海西站

這天下午三時，上海西站沸騰着無數的行李和無數的旅客，站內，平時是旅客們候車的地點，這天在「候」的，卻是堆到天花板高的箱籠和鋪蓋。

「昨天掛了牌的行李，這堆在站裏呢，——」
「出。」
「昨天掛了牌的行李，這堆在站裏呢，——」
「出。」
「昨天掛了牌的行李，這堆在站裏呢，——」
「出。」

刺臺上一個「紅帽子」大聲對一個旅客說。

這天是陰天，一刻鐵閘車又緊挨着月臺，幾盞電燈放射着蒼白的光亮，其實，光亦不弱，然而人們總覺得昏花。這天空氣中太多的水分，加之太多的人們嘯出來的汽，大概已經在月臺上凝佈成霧罷？看月臺頂的電燈，委實像隔了一層霧。

「這盞電燈，燈座裏，燈絲，燈罩，牛奶棚，掛在一張板桌上，這是臨時的寫行李票的辦公處。圍着這辦公桌一圈的，是行李，也有旅客。這一圈子以外，行李，運行李——不是進鐵閘車而是進

站的手連川流不息地在往來，在跳躍。

他和着行李和旅客也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人們對話，非粗起了，賴子是不行的。

天有路警和憲兵在留心漢奸的職員的臨時辦公處檢查行李，給報運的貨物開稅單。「上西站，這

飛機的轟炸聲甚至到了一小八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了，真空有敵人飛機的聲音，遠遠傳來的，有敵聲，敵

的飛機的轟炸聲甚至到了一小八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了，真空有敵人飛機的聲音，遠遠傳來的，有敵聲，敵

的飛機的轟炸聲甚至到了一小八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了，真空有敵人飛機的聲音，遠遠傳來的，有敵聲，敵

的飛機的轟炸聲甚至到了一小八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了，真空有敵人飛機的聲音，遠遠傳來的，有敵聲，敵

的飛機的轟炸聲甚至到了一小八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了，真空有敵人飛機的聲音，遠遠傳來的，有敵聲，敵

「坐下，不要動！」路警和憲兵們高聲叫着。

於是，不動了。沒用。在「不動」中人們重新記起了這是「英兵警戒區域」，敵人的炸彈大概不至於往這處投。

在「不動」中人們看着三架一隊的在頂上盤旋一匝，復向北去，又看見另一隊橫掠而過，於是，猛聽得轟轟兩聲，威得坐下的草地也在震動以後，人們看着東北方沖起了幾道黑煙。

「持有京滬車票者」集合隊伍的尾巴不斷地在加長，——增添的，不止是人也有這些人們的家當：包裹，竹箱，網籃，乃至洋鉛桶中裝着碗盞和小飯鍋。這是一家當，「不是一行李」，所以牠們的主人們只想隨身帶着走，不去「掛牌子做行李」。暮色蒼茫中，這一行列在進月臺了，蠕動着，像一條受傷的蟲。這一行列，其中十分之八的人們都有一件「法寶」——挑他們各身的「家當」的扁擔或木棒。這時卻不能挑，都豎將起來，步槍似的高射礮似的，搖擺着，慢慢地前進。

行列中有一男一女，女的抱了個不滿週歲的孩子，男的揹一只木箱，裏面是工具，——他是木匠。他們沒有小包裏，也沒有破竹簍，那口工具箱便是他們全部的家當了罷。

另一個中年男子，長袍，油膩的馬褂，老鼠的眼睛和老鼠的鬍鬚，肩頭揹着個衣包，手裏提着小網籃，籃裏極極又又不知是些什麼，都觸角似的伸在籃口之外。他這些觸角，老碰着別人，但他老在那裏，怪嫌別人碰了他。

「海口」的一個婦人，腦後老大一個髮髻，圓而圓，武裝着不少的鋼針，這也許就是她糊口的工具罷。她像毫豬似的，硬得後面往前擠的人們不得不對她保持相當的間隔。有幾個冒失鬼，伸長了頸子，往她這面擠，不止一次被她的圓髻上的縫衣針拒退了。

夜色愈來愈濃，嚷嚷然推着擠着的這一行列終於都進了站臺，消納在車廂裏。月臺上走動的，只有穿制服的路員和警憲了，但燈光依舊昏花，像隔一層霧。

二 蘇嘉路上

沒有星，沒有月亮，也不像有雲。秋的夜晚特有的一種灰茫茫的微光。風挾帶着潮濕，輕輕地，一陣陣，拂在臉上作癢。

徒步走過了曾經被破壞的鐵路橋（三十一號）的旅客們都擠在路軌兩旁了，這裏不是一站頭，但一個月以來，這一段路軌的平凡的水泥和石子上，印過無數流離失所的人們的腳跡，滲透着他們的汗和淚，而且也積壓着他們的悲憤和希望罷。一個青年人俯首穆然注視了好一會兒，悄悄地，手指微抖地，拾了一粒石子，放進衣袋裏去。

有人打起手電來了。細長一條青光掠過了成群的密集的人影。這裏是壯年人的嚴肅的臉孔和憂悵的婦人的瘦臉木然相對，那邊是一個雖然失血但還天真活潑的孩子的臉貼在母親的胸脯口，

……手電筒的光忽然停在一點上，隱隱裏現出三個漢子，蹲成一堆，用皮箱當作飯台，有幾條繩包，——該是牛乾、花生米之類，有高梁酒罷，祇一個瓶，套在嘴唇上，三位輪流。

和路軌並行的，是銀灰色的一泓，不怎麼闊，鑲着蘆葦的邊兒。青蛙間歇地開闔地叫。河邊一簇一簇的小樹輕輕搖擺。

「如果真有敵機來，就下去這河灘邊小樹下躲一躲罷。」有人小聲對他的同伴說，於是仰臉望着灰茫茫的夜空，而且，在肅然觀望的一二分鐘間，他又回憶起列車剛開出「上西站」時他所見的景象：那時夜幕初落，四野蒼蒼，車廂裏僅有的一盞電燈也穿着黑紗的長袍，人們的面目瞧不清，但隱約可辨豐滿、臃腫、細長身腰的是女性，而小鋪蓋似的依在大人身邊的是孩童，被白黑綫的「長袍」所罩住的電燈光落在車內地上，圓渾渾的，像是神們頂上的光圈，有人僵着身子就這光圈閱讀什麼，——也許是抵抗；忽然旅客們三三兩兩指着窗外議論紛紛了：東方的夜空有十多條探照燈光傘形似的開張着，高高低低的紅星在飛舞追逐，——據說，這就是給高射炮手帶路的信號槍，車輪勻整地響着，但高射炮聲依然聽得到，密密地，像連綿的春雷一樣。中國空軍襲擊敵人根據地楊樹浦，你道悠然而憶的那位年青人，嘴唇邊掠過一抹微笑。

……近來中國空軍每次來黃浦江邊襲擊，敵人的飛機不敢起飛應戰，却到內地各處去巡邏，但依據敵機暴行的「統計」看來，沒有星月的晚上牠們也還是不大出巢。也許是為此罷，這陣時，待車

處的路軌兩旁並沒有什麼嚴格的「燈火管制」。路警和憲兵們雜在人堆裏，有時也無目的地打着電筒，照着光亮，一條一條。

這陣仗，弄得燈火還在叫。雖不怎樣放縱，却也永無片刻靜定的人聲，凝成了厚重的口舌，壓在這陣陣的燈光下。背景的背景前有幾點螢火忽上忽下互相追逐。俄而有特大的一點，金黃色的忽左忽右地閃爍而逝，終於直向路軌旁的人羣來了。隱約辨得出這是一個提着燈籠，但在那一刻，那間遠處的光燈滅了。可是人們還感覺出這人依然直向這邊來，而且加入了這裏的人羣在行列中轉動像一個個的太陽，連他的聲音也聽到了，急促然而分明，是叫賣着「茶葉蛋」、「茶葉蛋」、「茶葉蛋」。這是一半夜的小販大概來自鄰近的村莊。那邊有金色的眼睛，時間時間的大概就是那不知名的小販莊莊說着「一箱莊了」，也爲了「一拉扶」，有些三家村裏，男子都躲避起來了，只剩下女人們在應着門戶。也許這位「一半夜的小販」就是個女的罷，然而列車剛過了松江站時車上突然湧現出大批的遊生意的挑夫却是壯丁了。他們並不屬於路局，他們也是所謂戰時的「投機者」，但據說要鑽謀到這幾個「錢」，需要相當的「資本」。

「撒着」一盞「燈火」的路警開始肅清軌道的工作。這並不容易，侵佔着軌道的，不單是人，還有行李，這是長長的行列中發生了騷動。但這也給旅客們以快慰，因爲知道期待中的火車不久就可以到了。

祇聽得一聲汽笛叫，隨卽是隆隆的重音，西來的列車忽然已到了面前而且停住。車上沒有一點光亮。車上的人和行李爭先要下來，早已擠斷了車門，然而車下嚴陣以待也是爭先要上去的，也是行李和人。有人不斷地喝着：「不要打手電！」然而手電的青光依然橫斜交錯。人們此時似乎只有一個念頭：怎樣趕先上去給自己的身體和行李找到個地位。敵機可怕的襲擊暫時已被忘記。手電光照見每一個窗洞都盡了非常的職務。行李和人從這裏跳下來，也從這裏爬上。手電光也照見幾乎所有的車門全被背着大包袱的——掙扎着要上去或下來的——像蜘蛛一樣的旅客封鎖住了。手電雖然大膽地使用着，但並沒找到合意的「進路」，結果是實行「燈火管制」，一味摸黑「仰攻」。說是「仰」攻，並不誇張，因為車門口的「路腳」最低一級也離地有三尺多。

人們會想不通，女人和小孩子如何能上車。但事實上人們覺得自己確實已在車中的時候便看見前後左右已有不少的婦孺。

黑茫茫中也不知車裏擁擠到怎樣程度。只知道一件：你已經不能動；你要是一伸腳，碰着的不是行李便是人。

兩三位穿便衣的，有一盞「諸葛燈」，擠到車門口，高聲叫道：「行李不能放在走路口！這是誰的？不行，不能擋住了走路！」行李們的主人也許就在旁邊，可是裝傻不理。

「不行！擋住了走路，回頭東洋飛機來轟炸，這一車的人還跑得了麼？」便衣們嚴重地警告了。

行李們的主人依然不理，但是「非主人們」可着急了，有四五個聲音同時喊道：「誰的東西？有主兒的，麼，扔下車去！」這比敵機的襲擊，在行李的主人看來，更多些可能性，於是他也慌了，趕快「自首」，把自己的舒服的坐位讓給他的行李。（然而開車以後，因為暗中好行車，這些行李仍然隱佔在走路上了。）

便衣們這樣靠着「羣衆」的幫助，一路開闢過去。羣衆從便衣的暗示，紛紛議論着敵機襲擊的危險，車廂裏滾動着嘈雜的人聲，列車却在這時悄悄地開動。

有一個角上，吵鬧得特別有條理，似乎丟失了什麼小物件，（因為失主們老是說：口袋裏都摸過了沒有。）同伴的三四位在互相抱怨，誰也不肯負責任，都是女人的口音。一根火柴被擦亮了，這不伏氣的三四位打算在地下找尋。

「誰在那裏點火？你不要命！」有人這樣喊。

火也隨即滅了，大概那根火柴已經燒盡。但立即第二根火柴又被擦亮，並且接着就是光芒四射的燈火。原來那三四位女客想得周到，還帶着洋燭，此時就公然使用，抗議的聲浪從四面八方起來了，但勇敢的她們付之不聞。

這是太「嚴重」了，車裏談着開天的人們都停止了談話，瞌睡的人們也陸續驚醒——人們的眼光都射在那有燭光的一角，提動着的燭光這時也移到座位底下去了，隱約看見三四個女人的身

子都彎着腰向地下尋找。同時，也已經有人擠過行李和人的障礙，到了她們的面前，燈光突然滅了，附帶着厲聲的呼叱：

「懂麼？不許點火再點，叫憲兵來抓！」

「可是我們去了東西……」女人的口音，是淮海一路，

「等天亮了再找。」

這應該可以是一「結論」了，然而不然。三四個女人的口音合力爭辯她們必須趕快找，並且屢次

說「找東西又不犯法。」這時又有一人擠到她們面前來了，用了比較和緩的口氣，這人說：「可是你們

們點火就犯了。你們看車裏不是沒有電燈麼？這不是鐵路上要省錢爲的是防空，這防空知道麼？」

她們不知道。她們來自上海租界的工廠，從來不知道什麼防空，但他們知道已經動了衆怒只好

悶着一肚子的疑問等候「天亮」。

列車已經通過了兩個小站，都是悄悄地開進站裏，沒叫一聲，都只停了不多幾分鐘站上只開着

一兩盞燈，車窗外黑暗中，頂着盤子的小販，慢聲叫賣着「丁蹄，蹄蹄」。

這以後就到了一個氣象森然的大站，這就是嘉興。

從嘉興起就不見引進車站的一串電桿，上路燈雖然放射光明，燈影下每隔十多步有一個橫

杆在肩上的士兵，嘉興上雖非「照燈如同白晝」，却也開着不少的電燈，幾條車道全給佔住，只留中

光全都遮斷。偶爾有一二處漏明，一閃即過，不知道那夾在大批鐵閘車中間的一二輛客車裏有人沒有。

「軍火車已經讓過了，我們這列車也該開了罷？」有人打着呵欠說。

「車頭還沒有來呢！」另一個回答。

這時，停在最左邊一條車道上的一列車也開走了，但跟着就有短短的一列來補缺。

旅客中間有過「非常時期」的旅行經驗的，說在某站上，「特別快車」曾經等候至三小時之久，畢竟「等來了炸彈」。

「呵！那麼我們已經等候了多少時候呢？」就有人這樣問，希望所得的回答是「尚未太久」。

但是沒有人能作正確的答案。誰也弄不清列車是幾時到站的。忽然聽得遠遠來了「嗚」的一聲，大家都嚇了一跳，以為是一聲雷，「有過經驗的幾位就想奔門而走。然而這時列車忽又好像吃驚似的渾身一抖，「炸彈來了！」竟有人這樣大聲疾呼。昏暗的車廂裏不再能維持秩序。可是又看見月臺和路燈都在移走。原來剛才車身那一震是列車接上了「車頭」，現在車已開走。

蘇嘉路貫通了滬杭、滬甯兩線的蘇嘉路在負荷「非常時期」的使命。行車「柯柯柯」地前進。車頭上那盞大燈不放光明，只在司機室的旁邊開亮了一盞小燈，遠望如一顆大星。原野一望皆黑而無際，但伴着列車一路的，却有一條銀灰色的帶子，這便是運河。而這善良的運河不幸成了敵機空襲

蘇嘉路最好的標幟。

夜已過半。人們在顛簸中打瞌睡。有時恍惚覺得列車漸漸慢下來，終於停止，於是又恍惚聽到隆隆聲自遠而近，猛然驚醒了，側着耳朵，知道是候讓來車，俄而一長列飛也似的擦過。

車又開了，人們又沉沉睡去；即使並未入睡的人們也是昏昏地什麼思想感覺都沒有。

窗外是一片昏黑，原野也在沉睡。一片昏黑中，只有偶然游動的二三極細的火星，這也許是流螢，這也許是車頭煙囪裏噴出來的火星。

突然列車慢下來了，在半路裏停止。

誰也不知道車已停止。待到發見了車已停止時，渴睡旅客們都振作精神來研究這原因。側耳聽，什麼異樣的響聲都沒有。有人探身窗外張望，昏黑一片中什麼都沒有。但是前面一處却有一兩點光亮，閃爍似的忽暗忽明。

有人說這是某某車站。

那麼列車為什麼不進站去？又是讓兵車麼？

沒有人給你回答，也無處去問。

帶洋燭的三四位忽然又要活動。一根火柴擦亮了。

「不許點火，誰誰！」

「本老爺現奉縣公立即來了這樣嚴厲的呵叱聲。皮靴窸窣的聲音很快地跑到那幾位女客所在的廳前。人們都面面相覷，又都帶着一種寒氣，將手

「小便！」有幾聲脆脆的開口的女客的聲音。

「**假使出而爭金銀要緊性命要紧**」

當我聽了驕然的命令。

底客們議論起來了。悲觀者舉出許多理由證明這半路停車一定是有警報；樂觀者却也舉出許多理由證明這是等讓兵車。

談話沒有結果，車却開動了。這回却一上來就是快車，沒叫一聲就通過了那車站。站上沒點燈，只有站長儼然挺立在月臺上，右臂手伸，手裏有一盞綠燈，離他不遠，平行綫的，又有一個荷槍肅立的路警。

這以後，魚腹日漸漸空出些大空。

追記一頁

八月十二那天中國大軍已經開到上海郊外五、六小時內，京滬、滬杭兩路鐵路完全被切斷。連日來，上海一帶的幾個大學校舍、皇搬移、二樓庫、口糧供應當再早一點搬的，可也說是在租界這一時找不到房子。

上海戰爭一定要爆發到這時已經沒有疑問了。

我住的地方是滬西越界築路地段，離開有中國警察站崗的地方不過一百步之遙。租界朝以內就是「中國管」，只里門前那一條柏油路的「界權」是屬於租界的。——這是上海一般越界築路地段的通病。但我的這一段所不同，這就是離開完全全的中國地界未近，望也望得見，因此有以爲這越界地段可是一種險境，不亞於北區的越界築路地段。十二那天，開北潮黃的鐵能走的人家都搬了這越界地段到我的這一帶居民搬家了。先是更西更北些的人家搬，立刻就同傳人似的蔓延到我所住的那個一村以內。各村中是小一村，二十多戶，第二個搬的，說得是搬來不兩月的一村，青島路大橋，村中也有幾輛汽車，他們是很一徹底的搬，一搬從此山並不同。其餘人家大都把衣箱、被褥、書畫、古玩、碗、碟、老也請不在一家。

我那時正想把寄放在開明書店總廠裏的中西書鋪搬回家來，開明總廠在虹口區，上海開戰，必無倖免之理。當是十二那天，我還沒搬成，一則缺乏交通工具，一二千本書裝裝大木箱也不過四五箱罷，但人力車是不能負荷的，何況那時人力車也不容易雇到，二則錢，亦也沒地方放，三則好像那天很忙，無暇去開明總廠把那些書裝箱。

十三上午，首先是得到銀行停業二天的消息，其次便是聞北已經開火，雖然只是步哨衝突的性質，又是國民政府已經封鎖了長江和南黃浦，大家都知道大時代來了，這次跟「一二八」完全不同了。

這天上午，楊樹浦區及虹口區的幾條馬路還可以通行，中國廠家幾乎癱瘓了，上海市的卡車在搬運貨物和原料。上夜間我還想搬出我的書來，這天上午也就不去想牠了。這天大概在馬路上的時間很多罷，我要探一探北四川路到底還剩多少中國居民，但在海寧路口被阻止了，看見良友公司正在搬運貨物。下午，同一個孩子在滬西勞動生路一帶的日本紗廠圍城走，看見租界商團和水兵正在架設軍用電話，——這條路也是越界築的，覺得很奇怪，日本紗廠門口還有日本陸戰隊就在勞動生路上，聽見第一次的砲聲呀，「喜砲」響了，時間是午後四點多罷。

那天晚上我住的那個「村」裏有點冷清，幾個朋友到我家裏來閒談。我說，住下去罷，老母早在內地老家，自己只有四個人，孩子大了，到緊急時候拔腳便可以走，更多的書已經在火線內了，身邊

這一小部份隨牠去罷，我們開了無線電聽「戰報」。

十四上午有一個聚餐會，未終席即得我空軍轟炸出雲艦的消息，而且遠遠地傳來密密的高射砲聲。在菜館的露臺上看見三架一隊的飛機朝東北去，「哈，這是我們的空軍！」

到外灘去看時，約莫是兩點鐘。外白渡橋這時暫時「開放」，救濟楊樹浦區及虹口區老百姓出來的卡車潮水似的過來。卡車上全插了小白旗，上書某某同鄉會或某某慈善機關。外灘到處坐滿了難民。匯豐銀行門前那兩個銅獅子上也坐了人，到現在還是印象非常鮮明的是一輛難民車駛過橋來時，車上入山的尖兒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地位正中，天真地笑着。

（八月七日）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812.93
4472

登錄號數...21053...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書字第〇一二一號

82
4427

